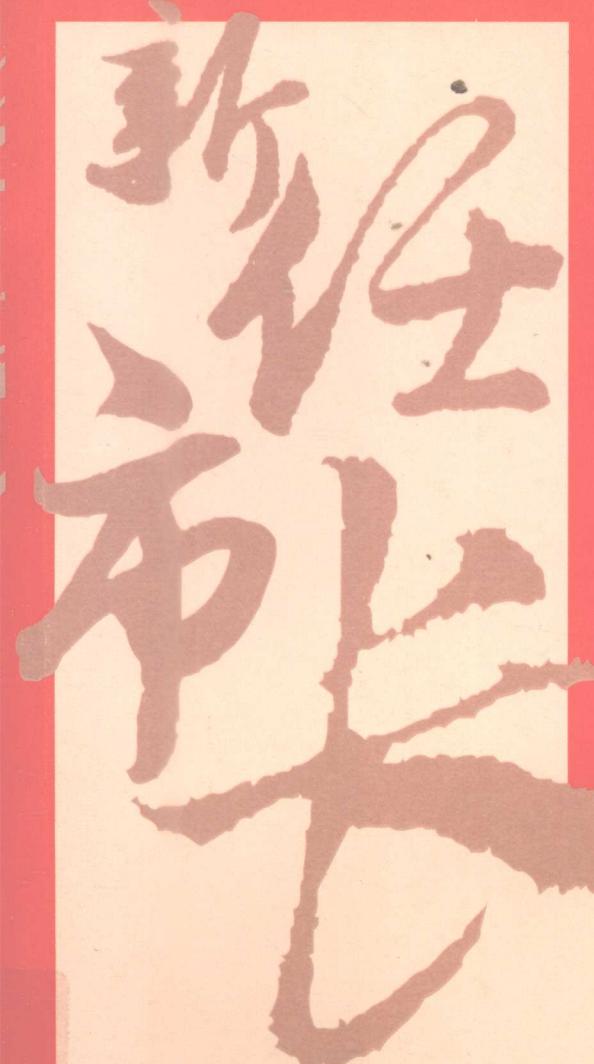


新任市长

杨建强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突发事件 / 扁书记和他的笔杆子 / 政治头脑 / 拍案惊座 / 迷津 / 好大一把火 / 旧情难了 / 心中有个太阳 / 新官上任三泡尿 / 不许发稿 / 青卞山下好风光 / 利害关系 / 大单合同 / 扁家有女 / 入党很重要 / 北京来客 / 起风了 / 秘密报告 / 心中有佛 / 叶家老宅 / 一等好书 / 扁小小出游叶家坊 / 天机 / 抉择 / 终身大事 / 较量 / 摊牌 / 情人夜话



新任市长

杨建强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任市长/杨建强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978-7-5321-3527-1

I . 新… II . 杨…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2290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钱 祯

新任市长

杨建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381,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978-7-5321-3527-1 • 2687 定价：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886522

目录

- 一 突发事件/1
- 二 扁书记和他的笔杆子/10
- 三 政治头脑/24
- 四 拍案惊座/34
- 五 非党市长/45
- 六 迷津/56
- 七 好大一把火/70
- 八 旧情难了/78
- 九 心中有个太阳/91
- 十 新官上任三泡尿/98
- 十一 不许发稿/113
- 十二 青卞山下好风光/121
- 十三 利害关系/133
- 十四 大单合同/141
- 十五 扁家有女/158
- 十六 入党很重要/168
- 十七 北京来客/180
- 十八 起风了/193
- 十九 秘密报告/210
- 二十 心中有佛/222
- 二十一 叶家老宅/235
- 二十二 一等好书/248
- 二十三 扁小小出游叶家坊/259
- 二十四 天机/278

二十五	抉择/298
二十六	终身大事/312
二十七	较量/327
二十八	摊牌/338
二十九	情人夜话/347
三十	天诱其衷/364
三十一	府院之争/374
三十二	惊动上级/390
三十三	谁见银子不开颜/400
三十四	共产党姓什么/413
后记	天上掉下一本书/428

一 突发事件

你也许没到过水州，这没关系，你顺着句子往下读就是，我这就算带你上路了。水州距太湖不远，距无锡也不远，距苏州、湖州则要更近一些，这么一说，你该知道在哪儿了吧？对，就是当年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斗得死去活来的那座城池！水州城在很早时就筑有城墙，汉唐时设四座城门，宋室南迁建都杭州，水州作为京城北大门，身价就不一样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跟着京城一起兴盛了起来。除城墙被加高加宽，还增添了两座水城门，从此后的府志上就有了六座城门，俯着看形状有点像龟，头尾就是那两座水城门。这水城门上接天目下连太湖，用了两个极好听的名字：一曰通天，二曰清渠。那河水的名字也好听，谓之苕水，喻义天蓝地绿水清。苕水源自高山，惠通人性，在城外环绕一圈后舍不得离去，袅袅地穿城而过，进城之后四下渗透龟裂，隔生出许多个小岛屿，水州人喻之为墩。这墩看着像什么就被叫做什么，像竹排叫竹排墩，像蒲鞋叫蒲鞋墩，像葫芦就叫葫芦墩，甚至叫牛墩头马墩头羊墩头的地名都有。还有以大户人家为地名的，什么王家墩李家墩张家墩叶家墩。总之，苕水柔柔地将一城居民都串系在了一起，让彼此间都脱不了干系，都觉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路好乘舟，有床好枕水，有男好桑歌，有女好织机；这几句小唱活脱脱道出了一城百姓在从前的生活起居。千百年来，苕水养着人也护着人，据说当年长毛造反围城半年，竟然没饿死城中一个军民，知府大人还在城头上搭起戏台唱山歌，以震对手无能。其实是长毛军不知地形地貌，靠着那条被无尽芦苇遮蔽的水道和夜色，城外的舢舨才能将粮食源源不断地给予接济，一城军民才不至于饿肚子，后来，那条水道就被叫做了运粮河。

确切地说，水州乃是一块浮水之洲。

宋亡元至,元亡明起,明亡后清军入关。这几百年间,水州城头一直都在变幻大王旗。一城百姓除了缴粮纳税,还比别处地方多一道御差,就是要贡奉朝廷百官穿着所需的官服面料。不仅是官服,就连皇帝所穿的衮服、朝服、吉服、常服、便服、行服、雨服等,也都被指定要用水州所产的丝绸面料。至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水州名头就更大了。随着上海开埠和洋人租界的兴起,丝绸成了中国第一大宗出口商品。无论官营还是私商,国内所有的丝绸贸易就都为水州人所掌控垄断,甚至世界各地丝绸行情也都唯水州马首是瞻。水州发出的电报说涨,那就是涨了;水州发出的电报说跌,那就一定要跌了。雪白的丝绸出口换回雪白的银子,水州城内可谓天天日出斗金夜出斗银。渐渐地,朝廷国库里的那一点银子水州人就不要看了,凡事就有点不服管束了。什么五口通商不五口通商,什么一等好丝不允许出口,全都当作耳边风。再后来,索性把自己的公司都办到欧洲各国去了。慈禧光绪八大王们虽远在京城,也个个心知肚明,知道水州人已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可知道又能奈何?朝廷也就剩这一块地方还在生银子,那些个八旗子孙所需衣食已全都系在这根脐上,也就只能睁眼闭眼。清末的最后几年,南方革命党人风生水起,清廷明知气数已尽,临终前却仍不甘心,还要垂死挣扎,就日日发圣旨向水州催款要钱。孙中山决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样发电报向水州要钱。水州是有钱,但钱只能够用在一头,资助谁就得讲个公理。水州的叶家陈家和南浔的张家刘家等大族一合计,觉得天下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孙中山所倡三民主义顺应历史潮流,清廷当灭!就齐声一跺脚:反了!一致决定资助孙中山北伐。孙中山笑了,手中有粮心不慌嘛,就浩浩荡荡地出兵了。在北伐和讨袁年间,就没人说得清到底有多少条军粮船从水州的米行街始发沿运河北上。有歌唱道:北伐北伐,两广好儿郎,扛枪扛枪,湖北造汉阳,粮饷粮饷,水州管粮南浔管饷。北伐一结束,孙中山都不知该怎么表彰水州和南浔的功劳,却也只能够论功行赏。打天下者坐天下,水州人排排坐吃果果,齐刷刷地占据了半个民国中央政府。南浔属地系镇,孙中山觉得其身价与贡献不等,特授大总统令,将其命名为“中华民国”特别市。这之后,水州人就

暴富了，预付的政治资本开始得到回报。首先在经销政府公债中得到丰厚回报，接着在政府倡办的一系列公共实业中获得不菲收益，紧接着又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抱团进军金融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应声而起，美名“南三行”，水州诸多商贾大户纷纷抱团取暖参股入股，成为民营银行界的先锋领袖。

从此，水州也就成了民国年间江浙财团的代名词。

再后来的历史就众所周知了。八年抗战期间，水州随上海一起沦陷，高高的城墙窄窄的水道没能再保佑住一城百姓平安。吴淞口之战一结束，驻军奉命后撤，唇亡齿寒，日本军队从上海出发没费多大事就占领了水州。从此水州就成了日军的粮仓布肆。也从那时起，水州的城墙上就有了炮楼，就插上了膏药旗。其中要数通天门处的炮楼最高，膏药旗也最醒目，八里十里外的航船都可以一目了然。也是这一处的炮楼最恶，不管戒严不戒严，也不管日夜里，冷不丁就会一阵枪响。后来才知道，那座炮楼底下建有日军枪械所，损坏的枪炮都在这里维修，维修后需要实弹校正，就响得厉害，八年间就不知死了多少冤魂。抗战一结束，一城百姓都自发赶去拆炮楼，边拆边哭那些个被屈死的亲人。但在拆到这一座时却被叫停了，不许再拆了。有高僧建议将它留给后代子孙长记性，勿忘国耻。大家都觉得对，小日本在中国的罪孽永世都不能忘记！这样就留下了一座，也就是最高的那座水城门炮楼子。再后来，有几个胆大老板在炮楼子底下开起了铁工厂，两边的路也跟着开阔起来。因为没有路名，又有炮楼在那儿竖着，就随便叫做了炮楼街，这一叫就叫顺口了。抗战胜利后不久又打仗，内仗，国共两军对垒。那局势跟当年的北伐正好换位，从北往南一直压着打，整整打了三年，最终决出胜负。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赢了，接着全国便解放了。

也打这时候起，水州就开始不断地扒城墙，扒下的土被用来填水通路。只是城墙太高，又有内城外城之分，加之那时没什么机械化设备，扒起来很是费时费工。政府却很有办法，号召市民向愚公学习，这一扒就扒了二十六年。“文革”结束那年，城墙也被扒完了，却没人再能高兴，都觉得心里空落落，有点无所适从，甚至心生后悔，觉得

有点对不住老祖宗，也对不住子孙后代。这以后，满城高楼渐渐平地而起，人与车开始混在一起过日子，却是再也找不到一处可容人能够将鹞子尽兴放上天去的地方。更要命的是那些“文革”之后出生的孩子，竟然不相信水州曾经有过城墙，认为大人们是在讲噱头故事，要不怎么舍得扒掉呢？这不是犯傻嘛！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新中国成立后，水州跟全国各地一样，天天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生产建设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城内大大小小铁工厂都被集中到了炮楼街下。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些个铁工厂老板不论大小，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全被一律拽资带产成为国营企业中一员。随着政府资金不断投入，工人不断增加，产品不断升级换代，江南重机厂的牌子于大跃进年代被风风火火挂了起来。人一多，挑水做饭就成了问题，工厂的铸造车间清沙除尘所需用水也成了问题。厂领导就找工人开诸葛亮会，决定自建机房抽水，同时将炮楼再往高处翻几层，改造成为水塔，引水上炮楼，再利用高低差压力将水送到工厂各个角落。从此，这座炮楼才算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了。这一服务就达半个世纪，尽管后来有了自来水，工人吃水做饭不再依靠水塔，但生产上用水有时还是少不了它。若不是“文革”期间市里一位老干部吃不住毒打，爬上塔顶向天喊冤跳下轻生，在解放后整整五十年间，那座炮楼倒是再没有给人带来危害，还经常有中小学生前来搞个队日或宣誓活动什么的。

也许是太平时间太久了，也许是从前的厉鬼要借尸还魂，这一日中午竟有八个女工疯一般爬上二十多米高的塔顶，在上面呼天喊地号啕大哭，任下面人怎么劝解都不肯下来。民之安危，情系领导。女工上塔顶哭天的事很快被告知到市政府，派出所、消防队和市总工会领导闻讯后也迅速赶到现场。等到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陆之明一到，现场指挥领导小组也就同时成立了。陆之明严肃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突发性事件，人命关天，首先要稳住女工情绪，不能让她们再有过激行为发生，不管女工们有什么要求，统统先答应下来，只要她们能够平安地下来。

根据现场分工，派出所很快画出了警戒线，无关人员一律不得靠

近炮楼子，消防队则迅速铺设起充气垫，只是充气垫太小，炮楼子根基面积太大，四周又不规则，还堆放着不少杂物，充气垫根本无法将其像样地围住，只能将就着女工走哪边就移到哪边。陆之明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厂区围墙外就是马路，已经聚集不少看热闹的路人，时间愈长，负面影响就会愈大。

这时，正在市里接待外商的孙万栉厂长急匆匆赶到现场。陆之明就与孙万栉商量，想找几个上炮楼去的女工家属，让他们一起做思想工作。孙万栉说已经让人在联系了，也已联系上两个，一会儿就到。

正说着话，一个人匆匆赶到。孙万栉向陆之明介绍说，师傅姓张，是金工车间机修班长。陆之明握住张师傅手说，我认识，张师傅是老党员了。

孙万栉这时已急得不行，两手叉腰，仰天盯住炮楼子，脸色铁青地对张师傅说，道理我就不多讲了，你要小心上去，千万千万小心！这炮楼子已年久失修，女工们在上面一激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上去之后好好劝她们，让她们都下来，有什么冤屈就直接跟我说。你再告诉她们，就是我说的，江南重机厂现在还是我孙万栉在当家，只要我仍是厂长，国企改制就不允许拿工人开刀！没有我点头，谁他妈说话都不算数，都是放他娘的狗屁！

孙万栉说这些狠话时脸面直冲急匆匆赶来的市工业局长、改制工作组组长杨正方，惊得杨正方脸色一阵阵泛白，不知孙万栉只是在骂朝天山门还是在骂自己。他并不知女工因何缘故爬炮楼子，很想知道，但不敢问，怕被孙万栉抢白。

孙万栉真是气急了，他万万想不到女工们竟然会上炮楼子，还一下子上去八个，泣天喊冤，呼地叫屈，这在水州地界被叫做呼天告状，非窦娥冤不可为！如果出事，就肯定载入重机厂厂史，他这个厂长就有脱不了的干系。

陆之明则和蔼许多，拉住张师傅手关照说，你上去告诉女工，就说我陆之明在底下等着她们下来，有什么话也可以直接跟我说，不管她们刚才听到什么，也不管谁说了什么，个人说话就不能代表组织，

组织上一定会依法办事，只要是合情合理的要求，组织上都会给予认真考虑。

张师傅点点头，让孙万柿和陆之明放心，自己上去后一定劝女工平安下来。为方便联系，陆之明将自己的手机给了张师傅。

张师傅背了一捆绳子就上去了，绳子是一会儿让女工下来时做保险用的，张师傅手脚利索，攀爬得很快。可没过一分钟，悲剧就发生了。在爬至十几米高处时，只见他身子晃了晃，一根锈烂钢筋经不住重量让他踏了空，整个人恰似被弹射一般从高空坠落下来。底下人连啊哟一声都没来得及喊出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大开八字摔倒在乱石堆上，当场没了性命，现场一下子大乱了。

上面的女工同样亲眼目睹，却不知是谁家男人，哭乱成一团，都争先恐后地要下来，慌得下面人连忙大声劝阻。可哪里喊得住，只见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挤。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何况是直上直下。也正应了那句祸不单行，第一个下来的女工还没爬几步便踏了空，人就像一捆柴似的翻着跟头往下扑。底下的人都看僵了，都不知是该睁眼还是闭眼。幸亏充气垫调整位置后及时接住，那女工反弹几下后跌倒在张师傅身边，浑身都沾满了血，牙齿又将舌头磕破，满嘴都是血。人虽没死，却被重重摔闷了过去，任人怎么喊她都没有回音。

其余七个女工见状再不敢下了，纷纷返回水塔平台，愈发呼天喊地。

这时，第二个被找到的女工家属也赶来了，正巧是摔下来的那个女工的男人，名叫周口旺。周口旺见老婆一副死相躺地上，全身上下都是血，旁边乱石上更是有一大摊血，脑子嗡的一下就乱了，眼珠子一弹，咆哮着问这是谁干的。好几个人同时将手指着炮楼，示意是从上面摔下来的。却谁都忘了再补一句，这血并不是你老婆的，你老婆还没死。周口旺本来就担心老婆会出事，想不到还真出事了，狂吼一声，随手拾起一根铁棍，狠狠地砸向孙万柿。孙万柿这时正在仰天喊话，让女工在上面不要乱动，一点都没有防备，就被砸了个正着，一头猛撞在炮楼上，又重重摔倒在地。人们都惊呆了，想不到一向老实巴交的周口旺竟会如此发狠，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惊叫着四散而逃。红

了眼的周口旺哪还收得住手，狂叫着又将铁棍狠狠砸向陆之明，被眼疾手快的黄石诚副厂长一抬臂给挡住，黄石诚噢哟一声被击倒地上。周口旺再要奋力砸时，就被许多双手死死地给摁住了。

炮楼下出现的这骇人一幕被挡在不远处的工人看得一清二楚，发一声喊，几个维持秩序的警察顷刻被冲得七零八落，上千人一下子拥过来，人声鼎沸，喊叫什么的都有，大家都不知是该顾上面好还是顾下面好。正在这时，救护车来了，消防队也紧急调来了高空升降机，死伤者被迅速送去了医院，七个惊魂未定的女工这才一个个被平安接送下来。

这时，围墙外的马路交通早已中断，看热闹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纷纷议论。有人说，这是市里对重机厂乱改制惹的祸，说那八个女工都是翻砂车间的行车工，事先已与厂方办理了内退手续，市里下来的改制工作组却以行车工不得享受炉前工待遇为由，要求另办买断工龄手续，八个女工一时想不开才冒死爬上炮楼去哭天喊冤。一些重机厂的退休老工人听后更是伤感，说早三十年前，只要逢重机厂开炉，市里就一定有领导亲自到场，不是给工人递水就是为工人擦汗，口口声声尊称工人老大哥，工厂有什么困难都会优先给予解决，想不到工人老大哥却已沦落为社会最底层分子，除了纳税有分，其他什么好处都轮不到，就连劳动的权利都要被剥夺，要被买断工龄，要被扫地出门，这都他妈的什么改制！更有人愤愤不平地说，改制改制，吃皇粮的怎么自己就不改制？

路人在围墙外骂得起劲，围墙内却依然是一番混乱景象，死伤者被送去了医院，七个女工在高空升降机的帮助下也安全落地，一个个让家人或工友领了回去，然而砸人害命的周口旺却不知去向。他刚才是被许多人一起摁住，陆之明和黄石诚才不至于再被击中。可就这一晃眼的工夫，被上千人这么一闹哄，周口旺突然间竟不见了。陆之明于人群中大声喊叫黄石诚，以为人还被黄石诚负责押着。却有人告知说黄副厂长已被送医院去了，他的手臂骨已经被砸断了。陆之明头嗡的一声就大了。天哪，周口旺闹不好已经趁乱脱逃了，他刚才这一砸已经将自己的性质砸变了，已经是负案在身了！就赶紧问

身边其他人有没有看见周口旺，身边人全都惶惶然摇头。消防队员说忙着顾及救女工没看见，派出所警察说在外围维持秩序没看见，就连摁住周口旺的那几个人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不见了他。赶紧差人四下去找，却是再也找不到，音讯全无。陆之明心底一阵阵叫苦，这场面怎一个乱字了得！

稍许，送人上医院去的杨正方打来电话，告诉张师傅已被直接送去太平间，他老婆已哭昏过去，正在抢救；孙万栉厂长恐怕也不行了，医院已开出病危通知单，死马当作活马医，正在手术室进行开颅手术；周口旺老婆已苏醒过来了，口口声声要见周口旺，医生说她身上有多处骨折和挫伤，内脏还伴有内出血，幸亏她是平侧身子摔倒在充气垫上，若是头朝下照样会拧断脖子丧命，人们都不敢告诉她周口旺刚才都做了什么。陆之明问黄石诚怎么样了，手臂骨到底断没断？杨正方说受伤程度现在还不知道，要等片子洗出来才知道，医生说断是肯定是断了，也许还不止断一处，手臂肿得连袖子都已经剪去。陆之明听得浑身直冒冷汗，刚才若不是黄石诚这么奋力一抵挡，他这时候一定也在医院了。光天化日，竟然发生如此重大突发事件，且事先连一点预兆都没有，这让他怎么都想不到，一阵头晕，差一点倒在地上，赶紧用手扶住墙壁，心却怦怦怦一个劲地乱跳。

稍过一会，杨正方又打来电话，说话声气都变调了，说孙万栉已被确定死亡，家属情绪已完全失控，正在医院里大闹，要冲进周口旺老婆病房去索命，人已哭得死去活来。杨正方告诉医院现场人手太少，让陆之明赶紧派人前来维持秩序，以免再出乱子。陆之明赶紧让在身边的工会主席赵万忻带人过去，叮嘱说，老赵啊，这已经两条人命了，再不能出事了，你得带人盯紧了，一拨盯住一拨，二十四小时都得盯住了！赵万忻说你放心，马上就派人赶去，一定不许再出乱子。又冲陆之明重重一声叹息，老书记，想不到这炮楼子到今天竟又要杀人了……

陆之明是从重机厂党委书记位置上选拔到市里的，他父亲就是当年第一任接管工厂的军代表之一，炮楼子的前世今生他从小就耳闻目睹，赵万忻喊他一声老书记，说炮楼子又在杀了人了，让他顿时百

感交集，努力地摆了摆手，示意赵万忻别再往下说，眼泪却再也忍不住哗哗流淌下来。

赵万忻一走，陆之明就拨通了市委办公室电话，接电话的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建峰。陆之明让他转告扁书记，说自己有重要情况需要汇报。刘建峰这时正在闭目养神，一看时间还早，就说知道了，扁书记正在休息，一会儿就转告，让陆之明等着电话。陆之明顿觉一股热血直涌脑门，几近愤怒地呵斥道，刘建峰、刘主任、刘副秘书长，你给我听着，立即就去！现在就去！马上就去！不管扁书记是睡觉还是没睡觉，立即叫醒他，你大声告诉他，重机厂出人命了！两死两伤！孙万栉被砸死了！刘建峰一听是重机厂闹出了人命，连厂长孙万栉都被砸死了，再不敢懈怠，连忙说是是，我这就立即汇报。

根据隶属关系，陆之明分管的是工业口子，理应先向市长叶强作汇报，但他知道叶强此刻与常务副市长牛更生正在为另一件大事而忙，两人正忙着和华丝集团的大佬在商洽有关水州丝绸企业整体出让经营权事宜。华丝集团的出价和市政府的开价相距甚远，谈判的艰苦程度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女工的去留成了双方谈判的焦点和砝码，陆之明知道叶强现在的处境有多难，他不想在这当头让叶强再另有分心。退一万步说，人已经死了，事情已经出了，就是叶强这时候赶过来也已无回天之力。

陆之明在向扁书记汇报过大致情况之后，又独自来到炮楼底下。这时，炮楼四周已拉起黄色隔离带，现场勘察也已结束，除了值勤的公安，已没有人再在里头。一念之差，二死二伤，并且惨剧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活生生地发生，这是他怎么也始料不及的，陆之明再也忍不住内心悲伤，趴伏于炮楼墙壁，仰天长泣。重机厂改制竟会以这样惨烈的败相开场，作为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他显然无法也不想推卸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正当悲伤不已时，一叠餐巾纸悄悄塞入他手心，定睛一看，是扁书记的女儿、报社记者扁小小，眼泪汪汪地站在他面前。陆之明强忍眼泪点点头，低声问，你都看到了？扁小小摇摇头，我来晚了，可全都听到了，孙厂长真冤哪……

二 扁书记和他的笔杆子

这个时间扁书记确实还在休息，也就是睡午觉。

扁书记有午睡习惯，多年如一日。据说此为扁家行医祖先之家训：日正午，当小憩，神疲消，事功倍。由于扁书记重视午睡，机关作风也随之改变。一般情况在这个时间段就没人互相打搅，当然啦，扁书记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从不打搅别人午睡。午睡时间归个人所有，这成了机关干部的共识。这一日，扁书记午睡醒来，精神抖擞去二楼找叶强说事，叶强要比扁书记略晚些日子上任，是直接从大学学院院长位置上调任过来，虽说两人差那么点时间，但仍可算是同届同朝为官，巧的是扁书记也是教学出身，是省委党校的副校长。扁书记本来是要坐电梯下去，不知怎的电梯始终停在地下室不肯上来，扁书记就只能顺楼梯走了，刚下至二楼，很静的走廊上隐约传来唔吱吱声音，像是小狗在叫唤，二楼三楼都属市委宣传部地盘，三楼以部委领导办公为主，二楼以各处室部门办公为主，扁书记就奇怪了，这地方怎会有宠物呢？谁会把宠物带进市委大楼来，这也太不像话了！心生疑惑，就寻声过去看个究竟，那唔吱吱声音是从最里间会议室发出来的，愈走近声音愈清晰，似乎还不止一只在叫唤，扁书记推门一看，愣住了，房内并不见什么宠物，倒是几个大活人开着空调在呼呼睡大觉，那呼噜声活脱脱就像小狗叫唤。扁书记顿时皱紧眉头，一脸难看退了出来。对门也是会议室，扁书记本不想再推门，可那门自己就没关紧，露一道手掌般缝隙，扁书记下意识地一瞄，沙发上同样横七竖八躺着人，同样有脚手架在扶手上，同样也是大开八字！让扁书记更吃惊的是，这一屋子人竟然大都穿着连衣裙！扁书记再不敢细看，赶紧退出，抽身时急了点，一头撞墙角上，生生疼。

这下扁书记真生气了，径直走进市文明办，一脸严肃地冲文明办

主任刘建峰说，你给我去那两间会议室看看，都像什么了！你们宣传部的会议室到底是旅馆客栈还是澡堂子！刘建峰不知道扁书记为什么发这么大火，赶紧就奔了过去，两头间一瞄，同样觉得晦气不已，于是大声喝道，起来，都给我起来！看看你们自己模样，都成什么样了，怎不把腿挂梁上去吹！

刘建峰再折回办公室已不见扁书记。扁书记这时候已来到市长办公室，把自己刚才所见向叶强作了概述，愤愤道，这也太不像话了，机关哪还像机关，都成澡堂子了！牛更生也在场，冲扁书记说，躺沙发上睡觉还算是好的，有人嫌沙发闷，从家里带来折椅靠榻，冬天还有人裹着棉被在办公室睡觉呢！

啊，竟有这种事？还真把办公室当成自己家了！

一点不假，不信现在就可去查，一定能逮几个正着！白天睡大觉，晚上游四方，我们不少干部的时差都已经颠倒了，这机关作风如果再不好好抓抓，干脆就别叫机关，叫茶馆得了！牛更生说。

要抓，一定要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真正在做官当老爷了！扁书记说着打电话将市委副书记房子介叫了过来。房子介是前任市长，因夫妻反目，后院起火，被举报犯有经济问题。房子介与牛更生、陆之明不和，在市政工作上意见常常相左，凡事一人一口一支笔，独断专横，牛更生与其有过多次激烈争执。在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的调查介入下，被免除市长职务，保留市委副书记一职，经济问题待结，现正赋闲。房副书记一到，四人当场开了碰头会，扁书记提议由市文明办、机关党工委和机关事务管理局联手抓这件事，具体由文明办负责牵头，可以对事不对人，但必须人人过关，保证不留死角，要争取近期内就有一个根本性好转。

叶强表态说，我没意见，抓总比不抓好，比如开会时抽烟，就应该有所节制，一点禁忌都没有不好，现在连不少工厂都在禁烟了。

扁书记点点头说，叶市长说得对，开会抽烟很不好，一屋子乌烟瘴气，这一类事都得要抓，要抓就抓彻底，要举一反三。

房副书记提议让刘建峰先上各部室摸摸底，暗访一下，抓住一些典型问题，尔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自己愿意协力去做。

扁书记说很好,就这么办,叶强和牛更生表示没意见。

刘建峰非常珍惜这次亮相机会,文明办主任的地位在市委市政府门下并不显赫,甚至有点冷落,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市委书记及市长,市委书记这次亲自抓机关作风建设,并指定由文明办牵头,这显然给了他展示才华的大好时机!刘建峰在当天下午,就把有碍机关形象的问题给整理了出来。

扁书记没想到刘建峰办事这么利落,对他增添了一份好印象,同时也万万没想到机关大楼内竟然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哪还像政府办公大楼?简直成宾馆了!但他也知道,法不责众,就皱着眉问刘建峰,你是文明办主任,从你的角度看,该怎么处置这种现象,又该从何抓起?

刘建峰料到扁书记会问,就从容回答说,我觉得整治机关作风不等同于抓市容市貌,形式上要雷厉风行,执行中须和风细雨,要以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为主,具体做法可先易后难,先抓普遍再抓个别,普遍现象集中教育,个别问题分别对待,典型问题公开处理,凡事点到为止即可,对事不对人。又说,现在是夏天,可以先从文明办公和文明着装抓起,提倡午休时间要睡好但不可睡倒,对有碍办公室观瞻的什物必须限期取走,过期便作无主处理,男女着装应定个最低要求,以男不露胸背,女不露脐腿为准,从正面提倡公务员要着装整洁,大方得体,不穿奇装异服。

扁书记连连点头,觉得刘建峰分析有道理,就又添了一份好感,便问刘建峰,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刘建峰赶紧回答是电大哲学系毕业,现为市委党校研究生班学员,攻读的仍是哲学,就快要进入论文答辩了。扁书记一听与自己在省委党校所教专业一致,不由又多一份好感,赞许说,很好嘛,你有四十岁了吧,还有决心继续读研,很有上进心,毕业论文选了什么题目?

刘建峰回答说,是《达尔文进化论与邓小平发展观之内涵比较》。

扁书记点点头说,哦,选题还不错,一听就很张力,题好一半分,用心写,争取一次通过论文答辩。